

魔力方塊



英倫漫話 江恆

不久前，英國曼徹斯特威森肖綜合中心舉辦了一場特殊的比賽，有來自世界各地數百名選手參加，他們人手一個彩色的小方塊，比拼的內容只有一個：在盡可能快的時間內把打亂的顏色復原。

沒錯，這個小方塊就是曾經風靡全球的魔方（Rubik's cube，香港稱為扭計骰），曼城是今年全球系列比賽的其中一站，迄今為止，從北美洲的墨西哥到亞洲的蒙古，世界各地已舉辦了近五十場官方錦標賽，選手數量也呈上升趨勢，僅去年參賽總人數就達到三萬七千多人。按曼城站比賽總監尼維斯的說法，他本人是一名速滑運動員，參與魔方比賽已經九年了，如今有越來越多和他一樣的人加入進來，比賽現場快速舞動的雙手、此起彼伏扭動魔方的呀嗒聲，正是選手向自我發起挑戰的寫照，每個人都在追求完美的解決方案。

實際上，世界上第一個魔方誕生時卻不那麼完美，一九七四年匈牙利建築學教授魯比克·艾爾內展示他設計的魔方原型時，整個方塊是由木頭和橡皮筋的粗糙結構製成。經過多次改動和申請專利，當一九八〇年魔方推廣到世界各地時，已大致變成今天的樣子——由白、

紅、藍、橙、綠、黃六種顏色組成、能圍繞中央旋轉的塑膠方塊。用業界人士的說法，魯比克設計的魔方只有口袋大小，重量輕，不易破損，適合隨身攜帶，並且終極簡單性和複雜性同時存在，堪稱世界上最成功的智力遊戲之一，因此受到大眾歡迎。

據估計，僅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三年就銷售了兩億個魔方，大量破解魔方的書籍成了暢銷書，美國廣播公司（ABC）專門推出了名為《神奇魔術方塊》的動畫系列節目，魔方的故鄉布達佩斯還舉行了首届魔方世界錦標賽。但當魔方迅速席捲全球後，問題隨之而來，幾年內售出數億個魔方，意味着差不多所有想買的人都買了，市場已接近飽和。此後魔方逐漸失寵，被很多人束之高閣。直至二〇二〇年，加拿大玩具公司Spin Master以五千萬美元收購了魔方品牌後，情況出現改觀。人們對魔方重新產生了興趣，不少從未摸過魔方的人成了擁躉，比如世界魔方協會成員凱爾·海爾斯，二〇二二年才第一次拿起魔方，現在已是一名蒙眼賽事高手，他去年參加了三十五場比賽，本次曼城站比賽也沒有缺席并取得很好名次。

為什麼魔方會重新煥發生機？海爾斯和其

他許多人都認為Netflix紀錄片《魔方神級玩家》功不可沒，這部熱播紀錄片展示了世界冠軍馬克斯·帕克和費利克斯·澤姆德格斯的故事故事，前者的YouTube賬號擁有十五萬訂閱者，他憑藉三點一三秒的破解時間保持着三階魔方的世界紀錄。該影片讓人們了解到快速魔方是一項有挑戰性的運動，激勵了包括Z世代在內的群體嘗試從魔方中獲得樂趣。新冠疫情也發揮了作用，很多人在隔離期間百無聊賴，在觀看了魔方視頻後，便決定購買一個打發時間。

另外，收購了魔方品牌的商家，致力於將魔方以創新方式介紹給新一代，讓人體會到其不僅僅是一個玩具，更是時尚與藝術的結合體。例如法國街頭藝術家Invader以魔方為元素，創立了馬賽克主義藝術。二〇二〇年，另一位法國藝術家的《蒙娜麗莎魔方》在拍賣會上以超過四十萬英鎊的價格售出。

如果說魔方解決的是充滿各種可能的謎題，那麼對於有上百年歷史的填字遊戲，解決方案則數量有限，必須詳盡地考慮每一個排列和組合，就像上世紀中期出現的數獨（Sudoku）狂熱那樣，這種平面方塊遊戲同樣魅力無窮。

二〇一三年，在填字遊戲誕生百周年之際，YouGov進行了一項該遊戲受歡迎程度的調查，發現十分之三的英國成年人每周嘗試玩填字遊戲。近年在西方流行的一種填字遊戲Wordle，即由英國軟件工程師喬許·華德爾設計，他是報紙填字比賽的忠實粉絲。在《盒子裏的思考》一書的作者阿德里安·拉斐爾看來，填字遊戲的身上有一些獨特的加爾文主義色彩，其迷人之處是將文字分解為原子單位，當它們放在一起時，這些字母是有意義的，但將它們分開，它們就具有不同類型元素的力量，這激發了我們看到字母就想要擺弄它們的原始衝動，而它可以給人帶來懸疑故事中被欺騙的所有樂趣——表面的純真、有了線索的驚喜以及揭示答案的宣洩等。

作家布蘭登·泰勒指出，填字遊戲是在數學與藝術、邏輯與創造力、左腦與右腦之間取得平衡的運動。和魔方一樣，填字遊戲也培養玩家的專注力，就像《語言愛好者謎題書》一書的作者、數學家亞歷克斯·貝洛斯所說，當你真正進入到專注的繭房時，會忘記世界上的一切，只專注於這一件小而優雅、美觀的事情，在這幾分鐘裏，你身處的是一個美麗的世界。

牡丹亭夢殘

——評上海崑劇團全本《牡丹亭》（四）



旋轉舞台 徐成

旋轉舞台的設計是為了場景切換，以提高換景效率，但如果不設置這麼多道具和布景的話，本身換景效率就很高了，不需要設置旋轉舞台。而且台上太多台階和高低設計，對於上上下下的演員也是一個挑戰，一不小心就容易出舞台事故。崑曲的唱念做打已經要求人十二分的專注，現在還要分心去當心腳下的路，豈不是多此一舉？多媒體彩色布景乍一看有青綠山水的美感，但動畫銜接做得很粗糙，幾分鐘就有視頻重播導致的閃爍現象，破壞了總體的美感，如此大投入的製作為何連這一細節都沒有處理好，令人費解。

舞美上既然有如此大的投入，不如將柳枝和杜麗娘的畫像做得好一些。柳枝是全劇重要道具，本身柳枝纖細柳葉間隙較寬方顯得飄逸有美感，上崑的道具師不知為何把柳枝做成了是一大束密密麻麻的葉子，某日路過宣傳海報，乍一看以為杜麗娘手握麥穗呢。杜麗娘的寫真就更令人費解，唱詞裏明確有「忒苗條，斜添他幾葉翠芭蕉」，結果《玩真》（舞台本一般作《叫畫》）裏柳夢梅手裏拿的杜麗娘畫像中毫無芭蕉蹤影……

說回最重要的唱念來。歷來《牡丹亭》都有「拗折天下人嗓子」的「惡名」。此句評論出自湯顯祖寫給孫侯居的信中，實際上此話針對的是沈璟的《南九宮十三調曲譜》，並非《申本牡丹亭》。但王驥德錯引此句來說明《牡丹亭》不易唱是沒有什麼問題的。即便經過歷代文人曲家戲工的打磨，《牡丹亭》的詞曲已和順，但演唱難度依舊很高。上崑全本的兩位主演羅晨雪和胡維露的水平整體不錯，唱念的完工度不低。但崑曲向來台下指導台上，演員是器，如何用、用得如何都取決於導演。

兩位主角硬要分個高下，依據在香港的表現，我個人認為胡維露更勝一籌。這不是貶低羅晨雪，而是劇本結構上由於柳夢梅的戲碼刪減得較少，人物形象較為豐滿。例如《拾畫》和《玩真》時長超過二十二分鐘，雖較傳統版本已少了十多分鐘，但刪減比例低於杜麗娘的《尋夢》和《寫真》；而柳夢梅除了《拾畫》和《玩真》外大段的獨角戲較少。另一方面，胡維露的基本功不錯，從真假聲轉換和氣息運用來看，雖為小生，卻有岳美緹的真傳，高音不會露出尖銳刺耳的女聲，整體寬厚柔和。

羅晨雪的杜麗娘受限於劇本改編，未能成功塑造出立體豐滿的人物形象，如前所述這不是演員的問題，而是編劇和導演的問題。雞蛋裏挑骨頭，從唱腔上講，作為閩門旦她的大嗓有時候過寬，一些需要輕聲細唱的地方乍一聽以為行高腔。而咬字行腔上也需要再打磨，字韻還是要按照韻書來，尖團也得百分百清楚。而且全劇最著名的《皂羅袍》一曲當晚開口氣息竟然沒拿穩導致走音，真是越怕什麼越來什麼。

說到字韻就要多說幾句了。崑曲是經過明朝文人和音樂家細緻打磨的雅部，其中最重要的一點便是依字行腔，崑曲的唱念有其專門的規範，不是演員可以隨意發揮的。字音是曲情的重要傳遞工具，字正腔圓是唱曲要義。上崑似乎對於演員的字韻要求並不統一，同樣的字不同的演員發音都不一樣。最基本的入聲字、尖團音和上聲字咬腔都有把握不準的地方，更不論一些字韻了。隨意舉一例，羅晨雪在唱《寫真》的《雁過聲》時，將「你儂頭兒恁喜諶」的「諶」唱成吸約切，這裏根據曲韻應該是個葉音字，唱曉音。如果曲不講究字韻則崑曲最基本的文字美都將喪失，崑曲便不復為崑曲了。戲曲演員善用韻書，嚴格把握字韻是傳承崑曲的重要題中之義。

微言唯有故人知：《宋家客廳》

——「香港悅讀周」圖書推薦(上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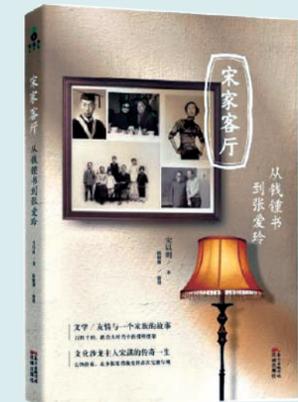
燈下集 洪雯

極有才又極有財、真誠而又慷慨——誰不想與這樣的人成為朋友？宋春舫、宋淇、宋以朗這三代人，便有這樣的共同特徵。加上對文學的熱愛，宋家三代人與諸多文壇巨子和飽學之士成為了摯友。

我得知宋淇和宋以朗父子，是因張愛玲。一九九五年，張愛玲在美離世，遺囑指定所有遺產交給她在香港的摯友宋淇打理。宋淇去世後，他的兒子宋以朗成為張愛玲遺產執行人。正因宋家父子，張愛玲人生後期的大批重要作品，包括《小團圓》、《秧歌》、《異鄉記》、《同學少年都不賤》等等，得以逐漸面世，實為讀者之幸。

客廳，乃迎客之地；不同的年代，宋家在其不同住處的客廳裏，迎送過中國文壇諸多文人。例如，宋春舫在杭州的別墅春潤廬，章太炎、徐志摩、林風眠、蔡元培等等曾寄宿過，熠熠星輝，數都數不完。

而這本《宋家客廳》，由第三代的宋以朗寫成，追憶了父親宋淇和母親鄭文美與錢鍾書、傅雷、吳興華及張愛玲四位文人的交往史，資料主要來源於父母與四位之間的私人書信往來、手稿，以及作者的家庭記憶。數學和統計出身的宋以朗，中英文造詣都極高，行文嚴謹，文字平實而感人。讀之，彷彿坐在宋家的客廳裏，聆聽那些鴻儒們激盪思想、切磋文字、交流情感、分享生活瑣事。由於這些書信往來的時間、空間跨度很大，呈現了這幾位文人在不同時期（四十至九十年代）、不同地方（上海、香港、美國）的生活片段，可視為四位文人的一部「外傳」，或者一部別樣的中國現代文學史。



▲宋以朗著《宋家客廳》。

錢鍾書：「文化崑崙」和「最高法院」

宋淇與錢鍾書相識於四十年代初。那個時期，宋淇常辦飯局，聚集友人月旦文壇和時政，錢鍾書夫婦、傅雷夫婦都是座上賓，從而互相邂逅。這些「賞心樂事」和「口體享受」，《我們仁》裏也有提及。一九四九年，宋淇舉家來港，怕政治牽連內地的朋友，便斷了與錢鍾書的聯繫。直到一九七九年鬆動後，才恢復通信。據書中說，他們的第一封信便與錢鍾書女兒圓圓來港到宋淇家作客有關。

錢鍾書學問之淵博，不僅被視為「文化崑崙」，還被朋友們稱為「最高法院」——任何學問上的爭議，以錢的說法一錘定音。他的書信，絕對可以稱為「現象」，多用毛筆寫就，或行或草，或白話或文言，點綴英、法、意、德等多國語言，就像在玩語言遊戲。用宋以朗的話來說就是「舞龍」一般。學問少點，根本無法接話頭。好在宋淇也是多才多藝，操多國語言，方能把信通下去。

這些書信，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錢鍾書的性格。每每有朋友請教學問，他在給出「最高法院」的判決後，總是示意提問者到他的《管錐編》去查閱，恃才傲物，那是有

的。信中還流露他的機警、幽默、旁徵博引、聯想豐富，思想的跳躍有時到了「無厘頭」的程度。他在近八十歲時給宋淇的毛筆書信中，在自嘲之後，還加上個「呵呵」，就像現在網絡的表情符，讓我莞爾。

書中有幾處談及錢鍾書與夫人楊絳之間的相處，短短篇幅，齊眉舉案躍然紙上。錢、楊通曉多國語言，外界傳言他們在家中每周中、英、法、意、德輪換用。錢鍾書對此說法表示呵呵，說「在家與季康操無錫土話」。書中還提及，為讓丈夫專心做學問，楊絳常為他處理公事，包括替他去開會、完成上級分派的翻譯任務等——以她的才學，擔當得起這個替身。而在錢鍾書最後的日子裏，楊絳每日去醫院探望，在他耳邊輕聲安慰，直至他去世——用的，便是他們在家中說的無錫話……這些，《我們仁》中也說過。

生活中相濡以沫，靈魂上互相滋養，錢楊這樣的夫妻，想必便是所謂的神仙眷侶吧。我大概二十歲還不到時，忘了是在怎樣的場景下，一位同齡友人跟我分享他的婚姻愛情觀：一種是人生伴侶，一種是靈魂伴侶，二者兼得，才謂神仙眷侶。當時的我，懵懵單純如白紙一張，不明白他說什麼。今日想起來，他在那個年紀，竟已有這般領悟，令人嘆息。

只是，生活中步步相隨，抑或靈魂層面莫逆於心，得其一便難得其二。二者兼而得之，除了錢楊，我能想得出的，大概還有郭靖和黃蓉、楊過和小龍女——既是「神仙」，人間自是難得一見的。

可是，錢鍾書有如此神仙伴侶，卻寫出了最深刻的婚姻現實：城外的人想衝進去，城裏的人想逃出來。如同張愛玲，涉世不深，卻深刻洞悉人性，包括人性中最隱密的那些小陰暗、小委屈，都分分明明。臨水，便可照花——所謂天才，想必便是如此吧。

來自六朝的「微笑」



市井萬象

位於江蘇南京的六朝博物館展陳出一組組人物俑，這些俑有的開朗大笑、有的沉靜恬美、有的悠然自得，呈現出多樣的表情，向人們傳遞着來自六朝的「微笑」。文物以「微表情」，展現「六朝人物」的內在情感、風骨和神韻。據悉，六朝博物館是中國目前展示六朝文物最全面的遺址博物館，也是反映六朝文化最系統的專題博物館。

中新社



黛西札記 李夢

本周二是香港首個全民閱讀日。從叮叮車到地鐵，從圖書館到書店，隨處可見閱讀的身影。業界爭取多年，終於推動特區政府設立香港全民閱讀日，其背後的所思所想，絕不僅僅是為了賣多幾本書或幾張書店會員卡，而是真真正正期待公眾能夠從書本中、從閱讀裏，汲取快樂、創意與靈感。

最近參與「我為甚麼喜歡這一本書」全港中小學寫作比賽頒獎典禮。是次比賽鼓勵初中生和小學生撰寫文章，分享自己喜歡某一本書的緣由以及自己的閱讀故事。與一般的閱讀報告比賽不

閱讀可愛

同，这一次的寫作比賽希望小朋友充分發揮想像創意，將自己與書本、與字句相伴的故事寫下來，並分享予親友，更注重個人的情感與體驗，而非單單介紹書中所撰內容。

作品徵集不過短短一個多月，有超過四百間中小學校的超過一萬份作品參賽，一方面因為獎品豐厚，還因為主辦方對於閱讀推廣的關注與執著。舉辦比賽不難，難的是比賽得到學校和小朋友的熱烈反響；相較於應付功課式的寫作文，參賽者更樂於講故事，由此加深人與書、人與人的連接。

有幸擔任是次比賽覆審評委，閱讀了不少中小學生的佳作。很多人說現在的小朋友不讀書、不愛寫字，只喜歡上網打機，可我讀到這些參賽作品後，卻

覺得如是評說未免太過武斷。小朋友不是不愛讀書，或許只是缺少可以分享閱讀樂趣的夥伴；他們也不是不喜歡寫作，或許只是缺少能夠自在交流所思所感的平台。今次初冠軍得主獲獎作品是《海盜媽媽》，雖說只有短短二百餘字，但用情至深、邏輯之妙，讓寫作多年的我，都生出自愧不如之感。

頒獎典禮上，聆聽冠軍得主朗誦作品選段，每每被逗笑或被感動至眼眶濕潤，情緒隨着文字跌宕起伏，不得不感慨寫作的神奇魔力。閱讀也好，寫作也罷，能夠與字紙親密接觸的事情，於我而言，總是可愛的。我想，香港的全民閱讀，對這座城市的每一位市民而言，都應該是可愛的。